

doi: 10.3969/j.issn.1672-4933.2025.06.009

假装游戏与语言发展的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tend Play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温雯

WEN Wen

【摘要】假装游戏是儿童在童年期主要的活动形式,也是了解和预测儿童发展情况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针对低龄儿童假装游戏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规律研究,以及假装游戏与语言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不足。童年早期为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阶段筛查出语言发育迟缓儿童,对于早发现、早干预极为必要。本文在综述假装游戏与语言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分析假装游戏应用于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筛查中的价值、问题、可行性和趋势,为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筛查、评估和干预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假装游戏;语言发展;语言发育迟缓;筛查

【中图分类号】R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933(2025)06-0594-06

【Abstract】 Pretend play is the main form of activity in childhood and an important means to understand and predict children's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the phased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etend play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retend play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Early childhood is an important period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screening children with delayed language development at this stage is extremely necessary for early detection and intervention. Based on an over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tend play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alue, problems, feasibility and future work of the application of pretend play in the screening of children with delayed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new ideas for the screening,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of children with delayed language development.

【Key words】 Pretend play; Language development; Delayed language development; Screening

1 假装游戏的发展和价值

假装游戏领域在儿童发展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假装游戏也称想象游戏、虚构游戏、幻想游戏、象征性游戏、戏剧游戏、社交戏剧游戏或表征游戏等^[1],是幼儿重要的认知能力之一。假装游戏通常从12~18个月开始发展,到7岁时发展成熟^[2],有跨文化一致的发展顺序。在以自我为中心的表征活动时期或前运算时期,儿童的主要游戏类型即假装游戏^[3]。假装游戏中,儿童使用仿真物、抽象物或不存在的想象物扮演不同角色,为玩偶赋予生命力,可独立或与同伴一起游戏^[2]。假装游戏区别于操作类游戏的显著特点是游戏中包含了更多的言语表达。

假装游戏是童年期最主要和复杂的游戏形式,可出现于所有其他类型的游戏中,被视为儿童的思维游戏和认知活动,体现了儿童运用表征思维和象征性思维的能力^[4],并能够被识别和测量^[5]。假装游戏与儿童的语言表达、叙事、社交、解决问题、自我调节、创造力和社交理解等能力有关,若儿童不具有假装游戏能力,可能比同龄人

更刻板和缺乏想象力,需要更长时间理解社交情境,且语言能力常低于适龄水平^[6]。

2 假装游戏的发展阶段和技能维度

2.1 发展阶段

假装游戏在不同文化中按照相对一致的顺序发展,尽管游戏内容和频率受文化影响。以下为假装发展阶段的划分方式。

2.1.1 象征性游戏和社交戏剧游戏^[2] 象征性游戏在假装游戏的早期阶段发展起来,出现于18个月左右,并一直持续到4岁。儿童使用代替目标物的象征物,为物体赋予其没有的属性,或是假装应用实际不存在的物品。社交戏剧游戏是在社交环境下进行的假装游戏,在儿童4岁左右出现。儿童开始把社会角色融入游戏,并扮演角色,使用该角色的会话风格。社交戏剧游戏有道具、情节和角色3个元素。社交能力是社交戏剧游戏的重要方面,包括发起和同伴间的游戏,参与正在进行的社交游戏,对同伴

基金项目:北京语言大学校级重大基础研究专项(17ZDJ07)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康复学院 北京 100083

作者简介:温雯 博士在读;研究方向:语言障碍儿童的评估和干预

通讯作者:温雯, E-mail: 1273824208@qq.com

的发起有恰当回应。言语表达在这个水平的游戏中扮演关键角色,儿童需要运用语言告知他人扮演的角色,为他人分配角色,为自己或他人的角色赋予特质,或是为游戏做计划。

2.1.2 前象征游戏和象征性游戏^[7]在前象征层面,游戏具有一种假装性质,但仍被认为是功能性,而不是象征性。①假装自我:儿童对自己或房间里的其他人做出熟悉的动作。②物理组合:儿童将物品放在一起,以制作某物或某个场景。③儿童主体:儿童是对玩偶采取行动的主体。④常规组合:游戏中的物体是基于对习俗、惯例或经验的认识而组合在一起。⑤单一方案序列:儿童将一个儿童主体游戏级别的行为连续扩展到多个玩偶。

象征性游戏包括对物体的替代性使用,为玩偶赋予生命,以及扮演现实世界或幻想中的角色。①物体替代:儿童假装一种物体是另一种物体。②无物体替代:当某物不在时,儿童假装它存在。③玩偶主体:儿童扮演玩偶的角色,假装玩偶是活的。④多方案序列:玩偶作为主体的行为序列。⑤社交戏剧游戏:儿童扮演一个熟悉的角色。⑥主题游戏:儿童扮演一个幻想的角色。

2.1.3 象征性游戏5级发展进程^[8]第一级:前象征游戏。儿童通过动作表现出对物体功能的认识。第二级:假装自我。儿童练习与自我相关的活动,同时表现出对游戏假装方面的意识。第三级:去中心化假装。①儿童让其他人或物体充当游戏方案的中心角色;②儿童假装进行在他人身上观察到的活动。第四级:组合假装。①儿童在一个序列中组合多个游戏方案,②儿童在多个主体上执行相同的游戏方案。第五级:分层假装。游戏开始前,儿童通过口头或寻找材料的方式展示预先计划,或将无生命的物体视为可独立行动的个体。

2.2 技能维度

假装游戏中包含若干技能维度,不同研究者提出了各自的划分方式,例如,主体维度、工具维度、方案维度^[2],去情境化和物体替代维度、主题内容维度、主题组织维度、自我-他人关系或去中心化维度^[9],游戏行为序列维度、游戏脚本维度、物体替代维度、玩偶游戏维度、角色扮演维度、社交互动维度^[6],这些对于分析假装游戏的不同技能维度与语言能力的关系,及其对语言发展的影响,明确儿童的发展情况,并据此设计、选择、调整干预活动非常重要。

3 假装游戏发展与儿童语言发展的关系

假装游戏与儿童语言发展紧密相关,两者具有象征性,依赖于社交环境中的交流^[10]和符号功能的发展^[11]。符号象征是人类文化的重要部分,语言、绘画、照片等象

征现实,而假装游戏是理解符号象征的关键早期媒介,对语言发展起重要作用。假装游戏与1~6岁儿童的语言习得有显著关联^[12]。诸多研究均证实假装游戏对儿童语义、句法和语用发展的影响。儿童的语义多样性及语义组织的发展与假装游戏有关,物体替代涉及识别物体之间的相似性,类似于语义学中理解词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指结构与能指之间的对应关系;儿童使用句法和以创造性的方式组合词语以满足幻想的需要;儿童也练习并表现出使用某些言语行为的语用能力,以维持假装,并与参与游戏的其他同伴达成一致,避免冲突^[13]。

假装游戏和语言发展之间具有同时性相关。儿童的假装游戏能力与语言复杂性^[14]、词汇水平^[15]、平均话语长度和心理状态词使用^[16]有关。McCune^[17]确定了象征性游戏的类别与语言中早期词汇、词汇组合和受规则支配组合间的关系。

假装游戏能力对儿童未来的语言发展情况有预测作用。儿童在游戏中象征性地使用一个物体代表其他事物的能力预示整体的接受性和表达性语言能力^[18]。儿童在假装游戏评估(child-initiated pretend play assessment, CHIPPA)中的分数与在米勒学龄前儿童评估(miller assessment for preschoolers)和学龄口语评估(school aged oral language assessment)分数间显著相关,可通过儿童的假装游戏行为推断、预测语言发展情况^[19,20]。学前儿童在假装游戏中的象征物使用和有逻辑的行为序列预测了4年后其语义能力^[20]。有研究对119名土耳其学前儿童在相隔1年时间点(45.82个月和57.68个月)的假装游戏和语言能力进行测试,发现45.82个月的假装游戏电话任务可预测57.68个月的接受性词汇分数^[14]。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在3岁时的独自象征性游戏、物体替代、同伴角色游戏均与7岁时的语义、句法和连贯能力显著相关^[21],能够进行假装游戏预示更好的语言发展趋势。

假装游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共享心理状态,即分享语言沟通意图。由于假装游戏情境的模糊属性需要儿童间共同协商、确定意义,使其更具交流互动性,促进了语言发展。例如,如果儿童把一块海绵当作面包,只有所有参与者有了共同意图,即海绵象征面包,游戏才能继续。这如同对话双方需要有一个共同意图,即一个抽象的声音模式(口头语言)象征特定的意思^[22]。象征性游戏与婴儿语言能力成正相关^[23],比功能性游戏更能引发儿童与养育者之间的语言交流^[24]。

假装游戏的去情境化关键特征可促进儿童对去情境化语言的理解和表达。去情境化语言出现在儿童直接经验之外,意味意义的传达相对独立于当前情境,与读写能力密切相关。假装游戏对儿童的读写能力有预测作用,

如同更高水平的象征性游戏,读写不需要情境支持^[19]。去情境化语言与儿童的叙事能力有关,叙事能力涉及故事纲要的构建和故事结构的心理表征,在假装情境中虚构人物事件组织思维^[25]。儿童的叙事分数与物体替代之间显著相关^[18]。在故事中融入更多情节的儿童更多参与了假装游戏,表明构建创造性叙事的儿童在发展假装游戏脚本时可能也使用了相同的技能^[26]。在游戏中表现出更好的去情境化能力的儿童也会使用更清晰明确的语言,包括内指照应,复杂的名词短语,时间和因果连词,过去时态、将来时态和元认知动词^[25]。

替代性行为的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关键要素,物体替代也是假装游戏的特点和形式,是评价假装游戏成熟度的技能维度。假装游戏和语言被认为共享一种符号功能^[27],即应用一种事物/象征符号替代或代表其他事物,并引发相应心理表象的能力。儿童能够凭借意义所借对意义所指的事物加以象征化。例如,当儿童把盒子放在头上说“帽子”时,他把盒子和词汇“帽子”视作为真正的帽子。符号本身(意义所借)与它所象征的事物(意义所指)之间的联系并非基于客观事物本身,而是仅存在于主观意识中^[28]。如果儿童没有发展出适龄的替代行为,可作为语言发育迟缓的诊断指标,预示儿童在以后的语言学习中可能会落后于同龄人^[29]。

对典型发展儿童来说,语言里程碑与对应年龄阶段的游戏里程碑同时达到或晚于游戏里程碑^[30]。例如,语言基础是由儿童早期游戏和探索中获得的心理表征奠定。此外,词汇的出现与假装的出现有关,儿童先通过感官系统实现运用实际物进行的物体替代类实物表征,然后才发展到语言系统运用符号进行语言符号替代类抽象表征。再如,语言中词汇组合的出现与象征性游戏中组合的出现有关,语言中语法的出现与游戏中的层级组合有关^[31]。假装游戏是儿童超越具体的、功能性的游戏和物体使用的工作空间,以操纵和演练新形成的心理表征。同样,语法是儿童超越具体的功能性词汇使用的工作空间,其为单词提供被操作和心理排序的结构,使单词超越单一意义,与其他单词结合形成有计划、内容丰富、连贯的表达^[32]。

4 假装游戏应用于语言发育迟缓儿童临床筛查工作的思考

4.1 语言发育迟缓

儿童通常在4岁及以上做出语言障碍诊断才较稳定,因此,在儿童4岁前常用语言发育迟缓这个术语来描述,即在语言发育过程中,语言发育遵循正常发育顺序,但落后于正常发育速度,未达到其年龄相应的水平^[33]。

4.2 应用价值

婴幼儿时期是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阶段筛查出可能存在语言发育问题的儿童,对于早发现、早干预极为必要,游戏评估是最适合低龄儿童的方法。基于假装游戏在童年早期对儿童语言发展的重要作用、主要地位、时间跨度和占比,将假装游戏应用于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临床筛查和评估工作中有很大价值。

首先,在评估方式方面,目前我国的标准语言评估工具多借助大量语言互动评估,其中包含许多需要接收性和表达性语言技能的项目。因此,这些工具可能无法准确、全面地评估和预测以游戏为沟通方式的低龄儿童语言发展情况。目前的语言评估中大多为指导式任务模式,不能被儿童在有限的时间内理解,儿童也会因对规定任务内容不感兴趣而中途离开或关注不够,从而导致评估效果欠佳。其次,一些语言和发育类评估项目过多,时间过长,不适合低龄儿童的生理特点,易导致过度疲劳和情绪失调。此外,正式的语言类评估对不同阶层儿童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中产阶级家庭背景的典型发展儿童具有良好的社交能力,被鼓励参与各类认知、语言和游戏活动,熟悉正式的成人-儿童间问答模式,他们对于如何进行这类测试有一定经验^[9]。而有些在游戏评估中处于正常发展范围内,但语言评估中表现不理想的儿童,可能有高于评估结果的语言发展水平。大多数针对学前儿童的评估方法会提出一系列限制、要求,包括身体、反应、操作等方面,并需要让处于社会化发展水平初级阶段的儿童在短时间内与陌生的评估者进行长时间的沟通互动,这些可能让儿童身心不适,对存在发育障碍和冲动控制问题的儿童更易产生严重抵触情绪,无法配合完成评估,影响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单一语言维度测试不足以确定儿童语言的真实水平,且儿童年龄越小,可靠性越低。因此,除现有工具关注到的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不同范畴之外,还应开展身体语言的探索性研究,结合非语言范畴(如认知、社会交际行为、游戏行为)模态,建立汉语儿童多模态评估的理论模型^[34]。最后,鉴于我国待筛查儿童人口众多,现有的医疗资源难以保障对儿童进行长时间的一对一筛查。因此,开发一套儿童可以快速参与、简单高效、易于执行并配有家庭自查版的儿童游戏筛查工具至关重要。

如果儿童不能恰当地玩玩具、做游戏,会错失重要的机会习得和练习各种技能,包括言语语言技能,预示其可能存在发育问题或隐患。自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游戏评估方法以来,国外已开发出对假装游戏进行评估的工具,如 short play and communication evaluation^[35]、the child-initiated pretend play assessment 2^[11]、the pretend play

enjoyment developmental checklist^[6]、symbolic play test^[36]等,通过观察儿童在游戏中展现出的技能,对其游戏、认知、语言等领域的能力进行预测或评级,确定是否与典型发展的同龄人有显著差异。游戏评估被认为是生态有效、灵活和激励儿童的,可以给出重要发展领域上丰富、准确的信息,有利于实施干预和监测进展。

4.3 存在的问题

基于假装游戏与语言发展相关联的证据,可以看到假装游戏能力对儿童语言发展和整体发展的预测价值,但目前我国的假装游戏筛查、评估工具研发工作亟待推进,早期游戏发展研究存在分类笼统,分级年龄跨度大,未划分技能维度,各类各级游戏行为的观察、判定、量化、分析方法和标准不统一、不明确、不严谨、不客观等问题。此外,现有适用于低龄儿童的游戏评估也存在局限性。

首先,在大多数针对特殊需要儿童(包括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标准化或非正式评估中,仅将游戏作为整个评估中的一个领域,游戏技能等级划定和掌握标准难以有效体现儿童游戏发展的规律、特点,仅能简单、粗略分析儿童的游戏发展情况,且较少把游戏和儿童的语言发展结合起来,推测儿童的语言发展现状与潜力。其次,在评估材料方面,一些婴幼儿发育评估材料较局限于简单和组合类游戏,不利于更高级别的假装游戏技能的考察,以及激发儿童的游戏兴趣。文化、时代和环境因素同样影响筛查工具中的材料选择,例如象征性游戏测试中包含的桌布就不适用于我国部分地区儿童,因为其普遍不出现于儿童的生活体验中。因此,研究者需要观察儿童的游戏活动,选用适宜的游戏材料。虽然国外游戏评估出现了更细的游戏阶段划分方式,但这些划分方式主要基于国外研究,而我国儿童的游戏发展与国外儿童的游戏发展既存在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儿童关键游戏技能出现的年龄发生了变化。因此,亟需建立我国儿童的假装游戏发展常模,结合我国本土文化和当下儿童假装游戏发展的时代特点,建立中国特色的汉语儿童假装游戏发展评估体系。

4.4 假装游戏的可行性发展

4.4.1 假装游戏的发展遵循普遍规律,且能展现能力游戏是儿童社会、情感和认知发展的重要工具,也是其发展情况的反映。对儿童游戏的观察、分析有助于区分其已掌握的活动、正在学习的活动,以及在特定时间点不处于儿童最近发展区的活动,推断儿童在所处环境中的功能水平。

4.4.2 语言发育迟缓儿童与典型发展儿童的游戏发展可能存在差异 国外已有研究探讨了特殊需要儿童(包括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假装游戏表现和特点,发现了其与

典型发展儿童质和量的差异。例如,特定型语言障碍儿童假装游戏时间更少,形式更简单。此外,他们在发起和维持社交假装游戏互动方面也存在困难,游戏主题种类有限^[37]。典型发展儿童会在两个相邻游戏等级中展现出游戏能力,等级中的大部分项目都可被观察到或报告,很少只表现出分散、孤立的的游戏能力。但是,特殊需要儿童往往在几个级别上表现出广泛分散的个别技能行为,但每个级别中所应掌握的技能类别并不完整。特殊需要儿童更依赖于成人发起游戏,且更多进行单独一人的、玩具导向的行为,较少参与社交互动游戏;他们更依赖于具体有形的(非想象的)玩具进行游戏,且使用的玩具种类很少;他们展现出更大的异时性发展,即通常会一起出现的技能在特殊需要儿童中很少一起出现,且在任何发展水平上表现出的技能存在更大的不稳定性^[9]。与典型发展儿童相比,语言发育迟缓儿童假装游戏的出现次数、形式和主题都更少^[38],其在探索性游戏中花费的时间比假装游戏中更多,更专注于玩具的物理方面,而不是游戏中更高级的社会性部分,游戏行为的种类也更少^[39]。

向象征性思维的转变不仅涉及技能增长,还涉及思维重组。典型发展儿童会很快完成过渡,但存在发育问题的儿童甚至可能永远不会进入象征性发展阶段,有一些特殊需要儿童在发展出象征性能力前,通常会在前象征性发展阶段停滞几个月,甚至几年^[9]。

4.5 未来工作

假装游戏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领域,与其他发展领域有着系统关联,如果没有恰当的假装游戏技能,儿童会在多个领域出现发展迟滞。但是,未来仍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验证假装游戏对语言的因果影响,进一步探查假装游戏发展水平对儿童语言能力的预测效力,并对假装游戏的整体和不同技能维度的发展与语言能力不同方面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未来急需在梳理、分析假装游戏和儿童语言发展关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对照假装游戏和语言发展所涉技能领域,形成早期游戏式发展预测模型;设计一套标准化样本收集方法,选定、设计合适的游戏材料、环境设置和互动模式,包含符合我国文化背景的不同游戏主题的现实类玩具、利于物体替代的非结构化材料和各类玩偶,就成人的操作流程(材料摆放、引领靠近、介绍邀请、等待发起、观察回应、环境支持、询问结束、更换玩具套组、告知结束等)和互动中的具体反应方式(反应式倾听、追踪行为、提问、回应儿童发起的互动、提示和鼓励、示范、终止等)进行规定和说明,以获得不同年龄儿童可供比较的假装游戏行为样本,划定年龄跨度更小、技能发展指标更精细的假装游戏发展阶段;确定观察标准更统一、

行为记录更易量化的假装游戏-语言发展常模分析系统,为假装游戏行为的技能维度划分、维度等级确定、编码、计分、数据统计,以及游戏语样本的分析提供标准和方法;逐月观察、追踪、分析儿童早期假装游戏和游戏语发展情况,发现典型发展儿童和语言发育迟缓儿童在假装游戏发展进程和阶段性模式上的差异,假装游戏不同技能维度与语言能力的发展关系,以及假装游戏行为和游戏语之间的组合形式,建立假装游戏行为-语言数据库,验证预测模型的有效性,确定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早期假装游戏技能预警指标,以此指导假装游戏筛查工具的开发和应用。根据上述研究成果,借助整合式的研究视角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开发符合低龄儿童发展特点的假装游戏筛查工具,促进语言发育问题的早发现、早干预,助力语迟儿童的全面发展 and 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 Stagnitti K. The Child-Initiated Pretend Play Assessment 2[M]. Melbourne: Learn to Play,2019.8-11.
- [2] Champlin N, Schissler M. Pretend Play and Language Assessment and Curriculum[M]. Kansas:ACI Learning Centers,2017.4-50.
- [3] 周兢.汉语儿童语言发展研究 国际儿童语料库研究方法的应用与发展[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148-150.
- [4] Westby C. A scale for assessing children's pretend play[M]. Schaefer CE, Gitlin-Weiner K, Sandgrund A. Play diagnosis and assessment. New York: John Wiley& Sons Inc,1991.131-161.
- [5] Vygotsky LS. Play and its role in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 [J].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2016, 7(2): 3-25.
- [6] Stagnitti K. The Pretend Play Enjoyment Developmental Checklist[M]. Melbourne: Learn to Play,2017.3-4.
- [7] Connie K, Amanda CG, Stephanie YS, et al. The JASPER Model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M].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 ,2022.23-26.
- [8] Nicolich LM. Beyond Sensorimotor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of Symbolic Maturity Through Analysis of Pretend Play[J].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23(2):89-99.
- [9] Westby C. A scale for assessing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lay[M]. Schaefer CE, Gitlin-Weiner K, Sandgrund A. Play diagnosis and assessment. New York: John Wiley& Sons Inc,2000.15-45.
- [10] Creaghe N, Kidd E. Symbolic play as a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of informational exchange[J]. Social Development, 2022, 31(4):1138-1156.
- [11] Bornstein MH, Haynes MO, O'Reilly AW, et al. Solitary and collaborative pretense play in early childhood: Sources of individual vari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presentational competence[J]. Child Development,1996,67(6):2910-2929.
- [12] Quinn S, Donnelly S, Kidd 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mbolic play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meta-analytic review[J]. Developmental Review, 2018,49(1):121-135.
- [13] Tú Anh Hà. Pretend Play and Early Language Development-Relationships and Impacts: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J]. Journal of Education,2022,202(1):122-130.
- [14] Kızıldere E, Aktan-Erciyes A, Tahiroğlu D, et al. A multidimensional investigation of pretend play and language competence: Concurrent and longitudinal relations in preschoolers[J]. Cognitive Development, 2020,54:100870.
- [15] Singh SJ, Gan B, Chu SY. Association Between Symbolic Play and Language: A Comparison Between Typi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and Children with Down Syndrom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and behavioral pediatrics,2021,42(2):146-151.
- [16] Melzer DK, Palermo CA. "Mommy, you are the princess and I am the queen": How preschool children's initiation and language use during pretend play relate to complexity[J]. Infa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2016,25(2):221-230.
- [17] McCune L. A Normative Study of Representational Play at the Transition to Language[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5, 31(2): 198-206.
- [18] Stagnitti KE, Paatsch L, Nolan A, et al. Identifying play skills that predict children's languag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year of school [J]. Early Years,2023,43(2):1-15.
- [19] Stagnitti K, Unsworth C, Rodger S. Development of an assessment to identify play behaviours that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 play of typical preschoolers and preschoolers with pre-academic problems[J]. Canadi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2000,67(5):291-303.
- [20] Stagnitti K, Lewis FM. Quality of pre-school children's pretend play and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semantic organization and narrative re-telling skill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2015,17(2):148-158.
- [21] Zhao YV, Gibson JL. Solitary symbolic play, object substitution and peer role play skills at age 3 predict different aspects of age 7 structural language abilities in a matched sample of autistic and non-autistic children[J].Autism & Developmental Language Impairments,2022,7:1-13.
- [22] (英)乌莎·戈斯瓦米.儿童心理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64-65.
- [23] Creaghe N, Quinn S, Kidd E. Symbolic play provides a fertile context for language development[J].Infancy,2021,26(6):980-1010.
- [24] Quinn S, Kidd E. Symbolic play promotes non-verbal communicative exchange in infant-caregiver dyads[J].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19,37(1):33-50.
- [25] Pellegrini AD, Galda L. Ten years after: A re-examination of symbolic play and literacy research[J].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1993,28(2): 163-175.
- [26] Holmes RM, Kohm K, Genise S, et al. Is there a connection between children's language skills, creativity, and play[J].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2022,192(8):1178-1189.
- [27] Barton EE, Wolery M. Teaching Pretend Play to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2008,28(2): 109-125.
- [28] 刘水平.教育新导向发展心理学[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405-406.
- [29] McCune-Nicolich L. Toward Symbolic Functioning: Structure of Early Pretend Games and Potential Parallels with Language[J]. Child Development,1981,52(3): 785-797.
- [30] Shore C, O'Connell B, Bates E. First sentences in language and

- symbolic play[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84,20(5): 872-880.
- [31] McCune L. A Normative Study of Representational Play at the Transition to Language[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5, 31(2): 198-206.
- [32] Soffer R. The development of representation: A study of pretend play and language[D]. Yeshiva University,2005.
- [33] 刘雪曼. 语言发育迟缓和语言障碍以及相关发育障碍性疾病的综合评估及鉴别诊断的临床思考框架[J]. *中华儿科杂志*,2021,59(11): 901-904.
- [34] 张义宾,戴熙玉,郭少阳,等. 汉语儿童语言发展评估的进展与思考[J]. *语言战略研究*,2024,9(4):59-65.
- [35] Shire SY, Shih W, Chang YC, et al. Short Play and Communication Evaluation: Teachers' assessment of core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play skills with young children with autism[J]. *Autism*,2018,22(3):299-310.
- [36] 李薇,聂晶,李婷婷. 象征性游戏在 18 ~ 36 月龄儿童孤独症筛查中的应用价值[J]. *中国妇幼保健*,2021,36(11):2440-2442.
- [37] Stich M. Theory of Mind and Pretend Play in Children with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D].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0.
- [38] Rescorla L, Goossens M. Symbolic play development in toddlers with expressive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SLI-E)[J]. *Journal of Speech and Hearing Research*,1992,35(6):1290-1302.
- [39] Hendrickson B, L. DeVeney S, Kelly-Vance L. Play Behaviors of Young Children with and without Expressive Language Delay: An Exploratory Study[J]. *Journal of Curriculum, Teaching, Learning and Leadership in Education*,2019,4(1):2-2.

收稿日期 2024-11-04
责任编辑 赵 倩

(上接 593 页)

- [8] Kitoh R, Nishio SY, Sato H, et al.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acute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J]. *Auris Nasus Larynx*, 2024, 51(4): 811-821.
- [9]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眩晕专业委员会, 中国康复医学会眩晕与康复专业委员会, 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专业委员会, 等. 前庭功能检查专家共识(一)(2019)[J]. *中华耳科学杂志*, 2019, 17(1): 117-123.
- [10] 吴梅, 梁敏, 陈建勇, 等. 全聋型突发性耳聋患者的预后与前庭症状及前庭功能关系的回顾性分析[J]. *山东大学耳鼻喉眼学报*, 2020, 34(5):33-38.
- [11] 张龙龙, 罗彬, 侯晓燕, 等. 突聋伴眩晕患者的前庭功能分析[J]. *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 2020, 28(5): 515-518.
- [12] 李菊红. 听力学及前庭功能检查在 ALHL 诊断中的临床意义[J]. *白求恩医学院学报*, 2009, 7(3): 194-195.
- [13] 吕哲, 张颖, 郭丽娇, 等. 急性低频感音神经性聋临床分析[J]. *河北医药*, 2019, 41(19): 2906-2909.
- [14] Wang CT, Fang KM, Young YH, et al. Vestibular-evoked myogenic potential in the prediction of recovery from acute low-tone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J]. *Ear Hear*, 2010, 31(2): 289-295.
- [15] 王静妙, 魏俊宽, 蒋新霞. 对急性低频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患者前庭功能的研究[J]. *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2013, 27(1): 25-26, 30.
- [16] Khetarpal U.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cause of vertigo in sudden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J].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1991, 105(3): 360-371.
- [17] Huang RJ, Del Risco A, Riska KM, et al. Prognosis of acute low-tone hearing loss without vertigo: A scoping review [J]. *Laryngoscope*, 2023, 133(10): 2457-2469.
- [18] 陈磊, 王英俊, 孙晓, 等. 低频下降型突发性聋预后相关因素分析[J].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2020, 55(7): 652-657.
- [19] 王明明, 韩月臣, 陈成芳, 等. 急性低频感音神经性聋预后相关因素分析[J].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2016, 51(9): 644-649.
- [20] 江黎珠, 孙平, 宗小芳. 前庭诱发肌源性电位和耳蜗电图对急性低频感音神经性聋预后的预判价值[J]. *重庆医科大学学报*, 2023, 48(10): 1255-1260.
- [21] 陈静, 刘海兵, 赵荣, 等. 前庭功能测试对低频下降型突发性聋患者预后判断的价值[J]. *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2017, 31(24): 1910-1912, 1918.
- [22] Jiang L, Wang Q, Chen L. Impact of endolymphatic hydrops and semicircular canal dysfunction on the incomplete recovery of acute low-frequency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J/OL]. *Ear Nose Throat J*,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641914/>. 2023-08-29.
- [23] 张圣池, 陈太生, 李姗姗, 等. 突发性聋伴眩晕患者的半规管损伤频率特性研究[J]. *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 2012, 20(4): 325-329.

收稿日期 2025-05-13
责任编辑 蒋 春